

只许你一人

完结篇下

—— 纳兰静语 著



红袖添香华语言情大赛
季度冠军作品！

读者口碑推荐

一品红文迎來大結局！

只许你一人

完结篇
下

——
纳兰静语 著



目 录 Contents

1	第九章 秘密
30	第十章 疯癫
62	第十一章 探索
94	第十二章 执着
120	第十三章 往事
147	第十四章 真相
190	第十五章 惜别
221	第十六章 归宿
239	第十七章 寻找
261	结局尾声
269	番外



第九章 秘密

到疗养院的时候天色已晚，这里的工作人员为他们安排了一顿丰盛又健康的营养晚餐，季莘瑶吃过饭后便在后边的草坪附近散步，看着不少穿着病号服的神情痴呆的病人由家人陪着，坐在各个角落不知在说什么。

这家疗养院虽然是顾家的私有财产，但并不是只住了石芳一个病人，听顾南希说，这疗养院最开始的规模并不大，只是一间小疗养所，叫了一些医护人员过来照顾石芳。

后来在这二十几年中渐渐扩大，纽约与波士顿这附近的病人家属亦会慕名而来，知道这家疗养院的环境不错，就将家中痴呆的病人送来，这里有老人也有年轻人，但是老人居多，还有一些看起来疯疯癫癫双眼无神的年轻女人。

她站在草坪间，看着这副景象，没来由地心下一阵难过。

如果修黎看见这一幕，一定会很心疼很难受的吧？他的妈妈在这里关了二十几年，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见不到，而他这个儿子，也无法与她相见。

“季小姐，今天夜里风很大，顾先生正在陪同他父亲去石芳那边，他派人传话过来，让您别吹太久的风。”这时，一位医护人员走过来，客客气气地对她说。

“哦，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季莘瑶转过身，笑着问：“石阿姨她的身体状况怎么样？除了那样疯疯癫癫的之外，其他方面健康吗？”

那医护人员知道她是顾远衡的儿媳妇，自然不会隐瞒太多，便答：“身体状况还可以，只是很少有人能靠近，只有两位老医生能按时给她检查身体，像我们这些医护人员，大多数在这里工作这么多年了，都没能靠近她两米之内过，所以具体的情况也不是很清楚。”

季莘瑶一怔：“那她平时吃喝和如厕怎么办？她自己？”

“平时我们都是将饭菜送到她病房门口的车上，她饿了就会自己出来找吃的，看见饭菜就自己端进去了。”

“这样听起来，她应该还是有些理智的思维吧？”

“不，你这样听起来，她似乎很正常，但是不正常的时候她很吓人的，比如我们因为忙碌，晚了一个小时送饭过去，她自己打开房门出来没找到吃的东西，会

乱跑，这种时候，我们常常会在医院前院的垃圾箱那里找到她，她都蹲在那里找垃圾吃……”

季莘瑶皱起眉：“有这么严重？”

“不止呢，她这样让人看起来可怜兮兮的，但要是发起疯来，什么都敢扔什么都敢砸，前几年，有一次一个新来的大夫要给她检查一下身体状况，看看有没有可能治一治她这癔症，结果大家一时疏忽没看到让她跑了出去，她跑到了疗养院的大厨房，拿着两把菜刀出来见人就砍，后来我们好不容易把她制住，她还咬人。”

“这些年啊，我们这里被她砍伤砸伤的人太多了，所以现在没人愿意靠近她，除了医院里那几个在这里工作了二十几年的老医生每星期给她检查之外，其他人都不会靠近她，只正常送饭到她门外，其他的我们也管不了。最多是在她尿裤子拉裤子的时候派个人过去趁她睡着时给她打镇静剂，再把衣服给她换下来。一直这样折腾着，我看她的身体倒是不错，几个男医生都按不住她，身体能不好吗？”

说完，那医护人员便露出暗暗藏着几分嫌弃似的表情，但又不敢表现得太多，之后又笑了笑：“季小姐，那个石芳啊，你可千万别靠近，你怀着孕呢，你要是靠近她，不一定会出什么乱子呢。”

“谢谢提醒，我会注意安全。”莘瑶感谢地点点头。

“哎，要我说啊，这个石芳也真是够可怜的。”

那医护人员摇了摇头，接着说：“这二十一年来，没有一个人过来看过她，前几年我进这家疗养院工作时，听说是一位咱们国内的军官为了她所设的疗养院，当时我还好羡慕，想着这得是多深的感情呀，都疯成了这样了还要这样照顾她，后来工作得久了我才知道，她其实就是被关在这里，一点自由都没有，我都怀疑她是被活活关疯了。这么多年就没人来看过她，不过我听说，二十几年前，她还有一个挺好的姐妹，常常会过来看看她，陪她说话聊天，但是二十一年前，她那个好姐妹也不来了，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之后这石芳就疯得更严重了……”

一听到她口中所说的那个好姐妹，季莘瑶便侧过头，愣愣地看着她，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个石芳的好姐妹，就是她的妈妈吧？

她对小时候与妈妈有关的印象很少，最最清晰的场景就是那个穿着红衣服的女人，披头散发地抱着她和修黎走到那座楼的天台……

而在这之前，只有一些隐约的片段，于是她根本不记得自己的妈妈曾经什么时候经常来美国，那时候真的太小了，她记不住。

“要说这石芳啊，她有一点怪癖，她喜欢看电视，特别是喜欢看政治军事新闻，不过我们都不知道她具体看的是什么，我想，她可能还是认得顾远衡的吧，我记得有一次，我给她送饭过去，她正难得安静地坐在病房里看电视，当时电视里正在表彰顾远衡的什么功勋，那时候石芳一个人坐在那里，忽然就哀嚎起来，对了，还有，国内是不是有一个姓季的？她在电视里看见姓季的的时候会去掐自己的腿，我常看见她在看过电视后，自己把自己的腿上掐成了一片青紫色……”



“季小姐，季小姐你还在听吗？”那医护人员低低地问。

季莘瑶猛地回过神，发怔地看了她一眼，才笑道：“我在听。”

看来这医护人员也是因为这里封闭式的环境而有八卦而无处说，难得见到一个正常点的又不是同事的女人，竟然这么守不住话匣子。

于是她直接沉吟了片刻，便问：“你这里，能不能查到二十一年前经常来看她的那个好姐妹的数据，或者照片什么的？”

那医护人员愣了一下，似是没想到季莘瑶将本来关心的话题瞬间转移到了另一个人身上，这才有了警惕心，有些迟疑地看看她，似是后悔刚刚说了太多。

季莘瑶见她这表情，便轻声说道：“你别介意，不瞒你说，当年那个经常来看石芳的女人应该就是我妈妈，她已经走了很多年了，我这一次随同顾家人过来看石阿姨，也是偶然才发现石阿姨和我妈妈在二十几年前也许是好姐妹。”

见这医护人员还是有些迟疑，正谨慎地看着自己，季莘瑶微笑：“我绝对没有要套你话的意思，如果你不想说，没关系，我无非只是想知道和自己妈妈有关的更多的往事罢了，我不为难你。”

话音方落，她便不好意思地又对那医护人员笑笑。

“其实也没什么……”

这时，那位医护人员开了口，小声嘀咕：“只是这么多年，从来都没有人过来特意探望过石芳，更也没人对她曾经的朋友感兴趣，但是季小姐你刚刚忽然这样问，我觉得太突兀，所以一时间不知道该不该说，但如果那位小姐是你已故的母亲的话，那我很抱歉，提到你的伤心事了。”

莘瑶微笑着摇头。

想了想，那医护人员便伸手指了指身后不远处的疗养院副楼：“我也只是刚来这里工作几年的高级护士，有很多事情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记得，那个楼里有一面墙上，挂着这里所有病人过去的生活照片，我们院长制造了一面回忆墙，让这些病人的家属把旧照片拿过来贴在墙上，三不五时地让这里的病人过去走一走，看一看，那里也有石芳年轻时候的照片，但是很少，只有两张，还是黑白照片，跟她一起合照的年轻女人应该就是季小姐你的妈妈吧？刚刚你说完后，我仔细看了看，发现你跟照片里那位小姐确实有些像呢。”

季莘瑶一听，便转头看向那边的疗养院副楼，不觉竟然有所期待起来。

虽然她和修黎都有母亲的照片，但是并不多，而且他们对母亲的回忆都只能靠照片上那个人才勉强忆起，但若有更多的照片，或许也是另一番慰藉。

在这么重要的地方，所贴的照片都还有母亲的存在，可见当年石芳和妈妈的关系究竟有多好。

“季小姐，您要不要过去看看？正好我要去副楼那边送东西。”

那医护人员好心地问了一句。

莘瑶点点头，见这医护人员手里果真拿着一些小型的医用器材，似是正要拿回去收起来，她索性伸手接过两样：“我帮你一起送过去。”

医护人员看着季莘瑶拿着那两样医用器材，连忙要接过去：“这哪行，季小姐你现在怀着的也是顾老先生家里的宝贝，哪能让您拿这么重的东西……”

见她硬生生地抢了回去，然后在前边领着路一边走一边说着这附近这些病人的趣事和无奈事，莘瑶不由得笑着跟着她走。

莘瑶转头看着那些陪着病人在后边散步的病人家属，想起刚刚这人说说的石芳的病情。

这些病人三不五时地好歹还有家属过来陪伴，病情渐渐稳定，而石芳二十几年前就疯了，再又母子分离，二十多年没人来探望，她的疯癫越来越严重恐怕也是因为骨子里的孤寂吧。

两人沿着草坪另一侧的清水池边的小路走，向着副楼走去的路分三条，离那边最近的一条是鹅卵石铺就的小路，在树荫下边，另一边是一些长椅，椅上分散坐着不少病人和病人家属。

以鹅卵石地面围成的水池边种着各种绿色植物，碧水澄清，还有泉眼里的活水涌进，看来顾家当年选的这个地方虽偏僻，却同顾宅一样，是个环境极好的地方。泉水清澈，风景雅致秀美，确实是个适合修身养性之地。

莘瑶沿着小路跟随那位医护人员走到副楼，走进时，那医护人员对门前走出去的几个护士笑着打了声招呼，因为晚上季莘瑶随顾远衡到来的时候，全院的医生护士都出来迎接，大多数人看见莘瑶后便认得她是顾远衡的儿媳妇，于是也没人问她任何话，便允了那医护人员带她走进。

找到那面所谓的回忆墙，那位医护人员伸手指了指角落里的两张照片：“季小姐，你看，在这里，石芳的这些都是黑白照片，只有一张是彩色的，但是已经泛黄了，不是很清楚。”

“对了，我听说十几年前石芳险些把这回忆墙上的玻璃砸碎，幸好被我们的人及时发现动机阻止了，不然这些照片恐怕也都被她毁了。”

作为一家精神病人的医院，这么多头脑不清晰的病人，在这里想留住一些东西，确实很难。

可见这些照片有多珍贵。

她走过去，在那些照片下边看见一行小字。

石芳，196×年生人，祖籍中国A市，其父为中国××军事设备制造厂商，198×年××国内著名军事设备贪污案爆发，其父被牵连，受法律制裁，导致其家道中落。石芳于初高中时期前往美国留学，学习西方绘画，各项成绩优异，于198×年患间歇性精神病，至今未愈……

于初高中时期前往美国留学，学习西方绘画……

石芳和她妈妈几乎同岁，这样说来，她们两人是在美国学绘画的时候认识的？

季莘瑶抬眼，看着那张模糊的彩色照片里，两个穿着红色衣服梳着最流行的少女头的年轻女孩儿，其中一个是她妈妈不假，那身材面容和她本来有的那些照片里的相差不多，但是石芳看起来竟和妈妈的神情很像。



这两个好姐妹站在一起，从着装到妆容到发型再到身材，竟像孪生姐妹一样，但仔细看看，还是能看得出来两人仅仅是刻意互相贴近形象，其实两人的脸，仔细看来，还是完全不像的。这照片应该是她们两个年轻时，拍照的时候故意弄的姐妹照，同样的造型和妆容，来造出好姐妹密不可分的感觉，与时下的一些女孩子和好朋友之间一样，总是恨不得把自己弄得和对方一样。

她仔细看着石芳的脸，总感觉似乎是在哪里见过，却又想不起来，看着这些照片，脑子里陷入一阵恍惚，有许多东西在脑子里乱转，却怎么也抓不住一个完全的思绪。

“其实这么多年，我们这里新来的所有医生都用尽方法想治好她，但是她不让任何人靠近，渐渐地大家也就放弃了。石芳现在应该有五十岁左右了，就算她温顺下来，肯接受治疗，就算能治好，恐怕也要用个几年甚至十年的时间，到时候……也已经六十多岁了，所以，这里的人都懒得再在她身上下功夫，只是按顾家人当年的要求，照顾好她，不让她乱跑。”

“这些年，她都没有离开过吗？”莘瑶轻声问。

“离开？我不清楚，应该没有离开过吧，反正我来这里工作的这些年，她始终都在这里……”说着，她又小小声地靠近在莘瑶耳边，像是怕别人听见似的说：

“我跟你讲啊，与其说是将她放在这里疗养，我看不如说是将她一个大活人关在这里，一步都不让出去。”

莘瑶蹙眉，却是没有动太多的声色，只是沉默地看了一眼那医护人员，淡淡笑了笑：“谢谢你肯告诉我这么多。”

那医护人员见她一脸正经的表情，便顿时红了脸，嗫嚅着小声说：“女人嘛，都八卦，我们疗养院的医生和护士之间对这些早都见怪不怪了，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东西，其实反正无论石芳身上背负的是什麼，或者是因为什麼而被关在这里，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也无所谓告诉还是不告诉你。”

季莘瑶勾了勾唇，没再说什么。

如果让修黎知道他的亲生母亲在这里过的是这样的生活，被这样活活关了二十几年……

别说是修黎，就算是她，她也会痛，也会恨，也会不甘的吧。

一个好好的女人为什么会疯？事情似乎是发生在同一年，石芳疯了，她妈妈跳楼自杀，石芳一直被关在这里，无法离开，是有人想刻意隐瞒什麼？还是不想让谁见到石芳？

回溯二十几年前那一两年间发生的大事，其中有一件就是顾南希曾对她坦言相告的二十几年前的那起军事设备贪污案。

而石芳的父亲是军事设备制造厂的厂商之一，却不幸落马，该不会，这其中还藏着什麼天大的阴谋？

天色太晚了，莘瑶一个人回了房间，正在握着手中的项链，在考虑着这些事情之间的联系，忽然听见外边传来越来越近的动静，便起身打开门走了出去。

只见顾远衡身上的衣服湿了一小半，额上亦是红肿了一块，正脸色奇黑无比地走在前边，顾南希随之走在后面，正淡淡地跟身后的几位医护人员交代什么，她一见这景象，不由得愣了一下，快步走过去：“爸？这是怎么了？”

“疯子！”顾远衡似是气得不轻，骂出了这两个字后便骤然脱下湿了的外套，转身快步走回这边的人给他安排的房间。

而顾南希却是在莘瑶这边停下，回身对那几个医护人员又交代了几句，直到那些人走了，他才回过身看了一眼季莘瑶：“都十点了，怎么还没睡？”

“爸他怎么了？”莘瑶小声问。

顾南希揽过她：“进去说。”

两人进了房后，莘瑶便抬手去握他的手臂，刚要开口问什么，却见他眉心隐隐蹙了一下，似乎是被她抓疼了。

她一怔，见顾南希脸上那微蹙眉的表情只是一闪而过，但仍被捕捉到了，索性直接伸手，也不顾他抬手阻拦，直接拽起他衬衫的袖口，这才见他手臂上青了一块，似是被什么东西砸伤所致。

莘瑶顿时便皱起秀眉，二话不说地拽着他，看了一眼他手臂上皮肤表面已经有一块出过血，但已经干涸，他似是特意换了衣服才回来，明显是不想让她担心。

“过来坐下，我去要点碘酒过来。”她把他拽到沙发边上坐下。

“一点小伤，不用。”他反手拉住她，“没事了，只是被木椅的一角砸了一下。”

“怎么砸的？”她疑惑，刚刚顾远衡身上也湿了，额头上也像是被什么砸得通红，再又见顾南希那轻叹的表情，顿时明白了，“你们刚刚去见了石芳？”

顾南希笑了笑，却是沉默地点点头。

季莘瑶蹙眉：“怎么连一个五十岁的女人都弄不过？她再疯，只要她手里没有刀具这些东西，按理说你们不应该受伤啊……”

顾南希将她按在身边，温柔地说：“没事了，我陪爸过去时，石芳站在阳台那边，我们如果强制靠近，她一时冲动兴许会掉下去，她住在五楼，掉下去估计就没命了，爸就试图慢慢靠近，却被石芳扔过来一碗还没有喝完的汤，砸中了额头。”

“那你怎么受伤了？”莘瑶心疼地抚着他的手臂，瘪起嘴，看着他手臂上青紫的一大块，这心里疼得跟针扎似的。

“爸不信她不认得他，想要靠近，石芳直接抱着椅子狠砸过来，我怕爸被伤到，就伸手替他挡了一下……”

莘瑶不再说话，只是推开他的手，不让他拉住自己，起身打开门，叫门外的人送一些碘酒和伤药过来，须臾走回去，坐到他身边，细心地将他的衣袖挽在手臂上边，左右看了看，见确实只是一块被砸出来的小伤，因为正好被椅子的一块尖角砸中所以皮肤表面破了，但还好，没伤到筋骨。

“她见到爸，反应这么强烈？”莘瑶转身去洗了一条干净的毛巾回来，一边给他擦着手臂上伤口的边缘，一边说。

顾南希虽对这伤不以为意，但见她坚持要处理一下，便也没阻拦，只是认真



地点点头，再又轻叹：“比我们预想中的要严重许多。”

莘瑶顿了顿，这时传来敲门声，便走过去，开门接过碘酒和伤药，道过谢后，便又走到顾南希身边。

“我先用碘酒消毒，会痛，你忍着点。”莘瑶打开碘酒的盖子，之后小心地为他消毒，虽然这里是疗养院，这些消毒包扎伤口的措施应该很完善，但她知道顾南希应该是不会因为这点小伤去特意找人包扎一下，就只好用自己那点当年在小诊所学来的包扎知识给他简单处理了一下。

“那她究竟是忘记了爸，还是记得爸？所以才会有这么剧烈的反应？扔椅子？这也太过了吧……”莘瑶说着，便抬眼看他。

顾南希微笑着，执了她的手，让她坐下，揽住她的身子将她抱在怀里：“你安心在这里休息，不用想太多，今天太晚了，石芳已经打了镇静剂睡下了，明天我们再去探望她时，会注意，你别担心，乖啊。”

乖你妹，他都伤成这样了，还把她当成小孩子来哄……

季莘瑶气得在他身前轻捶了一下。

顾南希抱住她：“好了，伤口随便包一下就好，你早些休息，我去看看爸。”

被抱住的季莘瑶，倚在他怀里，还不忘小心地不碰到他胳膊上的伤，在他正欲放开手的同时直接抓住他的胳膊，细细包扎了起来。

季莘瑶的情绪还不错，见顾南希对这伤不以为意，便也不再说什么，只是笑着瞥了他一眼，偏着头：“顾南希，我怎么看你穿这一身休闲装比你平日里穿西服还骚包呢？”

“是吗？”顾南希笑吟吟地看着她，看这个一边帮自己包扎好伤口，一边整个人都依偎进自己怀里的微红着脸抵着他肩的女人，他的发丝和眼神都是柔软缠绵的，浸了酒般馥郁绵长。

两颗心已贴得如此近，倚在他怀里看起来早已放下所有束缚与迟疑的季莘瑶，他怎么可以不品尝？

那也太对不起两人那一纸结婚证了……

……

天色其实已经不早，但是因为顾远衡也被砸伤了，所以顾南希要去看他，莘瑶反正也睡不着，索性跟着他一起过去。

敲过房门，没一会儿，门开了，顾远衡早已经换了一身衣服，但看起来似是仍带着脾气，在瞥见门外的他们时，目光不冷不热地扫了一眼，才道：“南希的伤别忘了去包扎。”

“已经包过了，您忘了？莘瑶会包扎。”顾南希笑了笑，也不管顾远衡愿不愿意，便直接走了进去。

莘瑶跟着一起走进，闻见满房间里都是烟味儿，她停下脚步，同时看见顾南希亦是皱起眉，他回头看了莘瑶一眼，意思是让她先回去。

她怀着孕，闻见太多烟味儿并不好，便只好不再往里走，只关心地问了一句：“爸，要不我帮您也处理一下吧，您额头上那块伤虽然没破皮，但也该涂些药消肿。”

“不用了，死不了。”顾远衡的声里带着几分叹息，挥了挥手，“我这里烟味儿浓，你回去吧。”

莘瑶便不再多说，客气地笑了笑，便转身走了。

顾南希还留在顾远衡的房间里，也不知道他们父子要聊些什么，她倒也并不为了留下来听，但是在门关上的那一瞬间，她便听见顾远衡的声音隔着这扇门传来。

“明天让医生给她多打两支镇静剂，我再看看她，以她现在这种疯癫的状况，南希啊，你还是别去了。”

之后他们说了什么，她没有再听见，因为旁边有路过的人，她始终站在门前“偷听”也不太好，便直接转身走开。

隔日，莘瑶又去疗养院风景不错的后园散步，手抚着肚子，想象着这孩子出生后一家三口的幸福情景。

前天晚上她自己回房，休息得还算早，昨天因为顾远衡与顾南希比较忙，她一个人找到这疗养院的泉眼，泉眼在前园的一方水池下，她在整个疗养院都逛了一圈，但是昨天下午在前院，路过一栋较高的看护楼时，一个瓷碗不知道是从几楼摔了下来，直接落在她的脚边，吓得她当时就不敢再在前园走了。

听那碗落地的声音应该是至少从四五层的高度扔下来的，伴随的还有些许尖叫与吵闹，前园离这些病人所住的病房太近，于是今天她放弃了前园，一个人在后园闲逛。

因为怀孕的关系，前几个月她一直在吃叶酸片，现在终于不吃了，但既然在疗养院这地方，找到一些适合自己的营养口服液应该不难，所以想干脆去这疗养院的药房看一看，但是找了半天也找不到。

这时有两个医护人员推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在后园经过，莘瑶便索性走过去，客气地问：“请问，咱们疗养院的药房在哪边？我想去找找看有没有适合孕妇喝的口服液。”

这时坐在轮椅上的披头散发的女人，忽然隔着脸前凌乱的头发，似是抬眼看了她一眼，只是那眼神不似在正常地看人，而是用极恐怖的眼神在盯着一个人。

季莘瑶被她这一眼看得发毛，不禁向后退了一步，不知道这是哪位病人，会不会神志不清，她还是别靠得太近的好。

只是……

她在退开后，又看了看那个女人，那女人头发很凌乱，身上的病号服像是被刚刚扯坏，身上散发着浓重的尿臊味，眼神诡异地盯着人看，但她的眼神让她莫名其妙地有一种怪怪的感觉，只是和她对视了一眼，便匆忙转开视线。

“季小姐，药房在前园的那边，医药主楼那里，一楼就是，分中药和西药区，你如果找不到的话，一会儿我们将她送回去后，就给你带路。”在那身后推着轮椅



的其中一个医护人员说。

“不用了，我自己找找看，你们去忙吧……”说着，莘瑶又迟疑地看了一眼这个始终都诡异地隔着凌乱的头发盯着自己的女人，因为看不清她的脸和神态，所以有些不大确定：“她这是……”

“她就是石芳，刚刚顾先生又去看她，她又打又咬地不肯让他靠近，都已经连续三天了，死活还是不肯让任何人碰她一下，这不，刚才我们强行给她打了镇静剂，这一会儿她硬撑着就是不肯睡，但是却忽然尿了裤子，把他熏得直接转身走了。”

那医护人员叹了口气：“季小姐，虽然她打了镇静剂，但毕竟还没有睡着，你离远一些也好，可千万别靠近她，她这整天不定时发疯，手脚没轻没重的，可别伤到你。”

莘瑶当即直接再次看向石芳，见她因为经常被打镇静剂的关系，似是对那东西有了抗性，但是打过之后，不肯睡下，手脚似乎在抽搐。

她就是修黎的妈妈石芳？

她这两天只听说了她的凄惨，哪像现在这样看起来吓人……

这满身的尿臊味儿她倒是不嫌弃，但却也不是很习惯，虽没有靠近，但却不再恐惧石芳的眼神，仔细地回看着她。

而这石芳只是冷冷盯着她，没一会儿就闭上眼睛，似乎终于还是坚持不住了。

莘瑶在她被推远之前，缓步跟了上去，在后边仔细看着她坐在轮椅上的状态，她不愿意见顾远衡，会发疯会咬人会砸东西，但是对修黎这个亲生儿子，会不会有一点印象？

于是她快步走过去，跟随在她的轮椅后，谨慎地问：“石阿姨，您好，您还记得季修黎吗？您的儿子，亲生儿子，季修黎，哦不，或者应该是顾修黎，他只是在很小的时候被我妈妈单晓欧领养，所以才和我一样姓季。”

本来以为会有什么奇迹，她甚至天真地猜想，一个人哪能这么容易就疯掉，会不会偶尔也是清醒的，只是不愿意面对现实而已？她想石芳在听到她这句话时应该会有所反应。

可是，她一点反应都没有。

因为镇静剂的关系，她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双手垂放在身体两侧，连手指都安静得没有任何动作。

莘瑶忙快步绕到前边，低下头一看，只见坐在轮椅上的女人头向一旁轻轻歪着，刚刚那诡异凌厉得吓人的眼神也已经没了，头发散乱地遮住了大半张脸，不难看出其现在有些虚弱。

“季小姐，石芳刚刚尿了裤子，我们要趁她睡下时赶快把她的衣服换下来，在这里停久了不方便。”那医护人员看出来她对石芳似乎是有话要说，但还是好心地提醒一句。

莘瑶怔了怔，才点点头：“不好意思……”

医护人员笑了笑：“没事，习惯了，虽然这些年没有什么人来探望她，但是

有很多病人家属在看见她的时候会很好奇，有时候常会有一些有爱心的人想送她些东西，或者照顾她一下，给她些安慰，但是她都不领情，完全不让人靠近，季小姐，你一看就这么面善，应该也是同情心泛滥了吧？我跟你讲，她现在就是打了镇静剂，折腾不起来，她要是清醒着的时候，哪能让我们这样推着她走，早就一个人抓着轮椅四处跑了。”

莘瑶一愣，指指石芳的腿：“她整天都坐着轮椅吗？她的腿怎么了？”

“要说啊，她也是自己作的，前几年还能折腾，四处乱跑，这些年……”那医护人员似乎不太好说，犹豫了一下，才悄声说：“常年打镇静剂，难免会有些副作用，她的腿有时候会是麻痹状态，无法站起来，有些时候又可以自己走。”

说完，那人便和旁边低声催促着的医护人员一起迅速推着石芳走回前园。

莘瑶没有再跟上去，只是看着她们的背影，再看看石芳低垂着的一动不动的手，心下一片紧揪。

如果修黎看见这一幕会怎么样？会发病吧？

石芳不是她的母亲，她亦能感同身受地难过，很想将这个身在炼狱中的女人解救出来，而如果修黎在这里，看见自己的亲生母亲竟然沦落至此……

恐怕……

连她都无法淡定，何况如今苦大仇深的修黎。

本来她还打算见过石芳后，把她的一些情况告诉修黎，让他在心里至少得到一些安慰，但现在看来，还是不说的好。

近几日顾南希都异常忙碌，虽然也会常抽空过来陪她，但是因为石芳那边的事情，还有他难得回美国，国内顾氏的人常会与他开视频会议，似是有什么新的方案在等着他下定论，另一边，苏特助的电话也偶尔打来，自然忙得分不开身，但是让季莘瑶想不通的是，他常会在晚上她睡下后，悄悄起身，离开房间。

转眼已经在疗养院这边住了有一个星期了，石芳不是她想看见就能见到的，那一次在后园见到纯粹只是巧合，还无法说上话，这边的空气与环境适合修身养性，她又喜欢散步，所以顾南希对她倒是很放心。

这一晚，莘瑶刚跟国内的小暖打过电话，顾南希便回来了，神色间有着难掩的疲惫，但却似是不想让她担心，脸上带着一如既往的笑容。

她直接迎上去：“怎么样了？我听说爸已经能接近石阿姨了？”

顾南希笑了笑，抬手抚了一下她的发丝：“虽是能靠近，但是石芳对我和爸很回避，她很害怕……”

“能不能别再让疗养院的人给她打镇静剂了？再这样打下去，她人就废了。”莘瑶当然明白，所谓的可以靠近，也都是借着护士给石芳打了针的原因。

她忽然很痛恨顾远衡。

好歹石芳也曾经是他的女人，不管年轻时的爱有多肤浅，时隔二十几年已经淡忘了多少，但她毕竟给他生过一个儿子，也毕竟有过美好的过去，怎么她现在到



了这种地步，顾远衡都不管她被打镇静剂的？

他难道连一点心疼的感觉都没有吗？还是说，顾远衡的心是铁做的！

看出她的表情是替修黎而心疼和担心，顾南希很是理解地将她纳入怀里：“我已经让医生减少了每日给她打针的剂量，一点点减少，直至再也不打。让他们用其他方式克制住石芳的疯癫，你放心吧，爷爷这一次让爸过来看她，目的其实只是想笼络住修黎的心，如果石芳有个三长两短，反而会起到反作用，爸一辈子都是冷硬的性子，其实他心里也不舒服，事情我都交代的下去，别太担心，嗯？”

莘瑶点点头：“其实我也知道，这么多年没人来看石芳，用正常人的思维都能明白，这里的医护人员对她的疯癫大多都麻木了，不会可怜她同情她，只会把她当成累赘，在她发病的时候不选择健康的方式，只打针让她安静下来就是了，如果不是我们现在过来了，难道她就是这样一辈子每天打镇静剂，直到死在这里为止么……”

她心里难受，说不出来为什么这么难受，也许因为石芳和自己妈妈曾经是很好的姐妹的关系，让她自然而然地把石芳也当成一个亲切的阿姨，可她却是现在这样的……

“不会了，爷爷为了笼住修黎的心，让他不要心存对顾家的怨念，所以这次才让爸来看石芳。如果状况好一些，我们可以直接将她接回国，在G市找一个方便的地方让她住下，再派人好好照顾，但以她现在这种情况，恐怕这计划要被搁浅，毕竟她现在的情况就算是我们看了都不忍，何况是修黎，若是他看见，必然只会更恨。”

莘瑶听得出他这话里的意思，摆明了上一次祠堂的事情，虽然爷爷故意隐瞒，顾南希也并不揭穿，但是他们爷孙已经将前因后果猜想出了大概，所以顾老爷子才会忽然让他们远赴美国……

如果能将石芳接走，那当然是好的，放在G市，放在身边照顾，一定比在这里被人每天打镇静剂要好太多……

“小瑶，小黎，妈妈今天晚上统一给你们过一次生日好不好？”

“好！”

“好！”

两个胖乎乎的可爱的小孩子异口同声地回答。

“乖，妈妈给你们买了生日蛋糕，小黎，过来，跟妈妈一起把蜡烛插上，小瑶，你去叫门前小卖部的阿姨送几瓶白梨味的汽水进来！我明天给她送钱去。”

“妈妈，为什么今天晚上我要和弟弟一起过生日呢？”

“因为妈妈以后没办法一起陪着你们一个一个生日地过了，小瑶要记得，以后无论如何，一定要保护弟弟，不要让他受欺负，你也一样，你们要好好生活，快快乐乐地长大，不要恨妈妈，好不好？”

“妈妈你在说什么呀？”

年轻的女人微笑着将小小的季莘瑶抱在怀里，贴在她的耳边说：“小瑶，妈妈把小黎交给你了，你要快点懂事，要和他一起长大，替妈妈照顾他，欠你们的，妈妈来世再还。”

“嘿嘿，妈妈，小黎跑出去啦，你看他把蜡烛弄得满地都是！羞羞！羞羞！”小小的季莘瑶完全听不懂似的被锁在女人怀里，笑哈哈地抬起小手去戳自己的小脸蛋儿：“小黎好淘气，妈妈以后有苹果不给他吃，只给小瑶吃嘛，看他会不会哭，嘿嘿！”

这时小小的季修黎从门外跑了回来，手里抓着两瓶门外小卖部阿姨送来的汽水不服地鼓着脸说：“小瑶不知羞！妈妈，我是去帮姐姐拿汽水！”

“呃……”小小的季莘瑶傻住了。

年轻的女人抱着小瑶，笑得满脸宠溺：“你们两个呀，要一直这样互敬互爱下去，一辈子都不许伤害对方，还有，小瑶，等你们长大后，无论知道了什么，一定要替妈妈告诉修黎，不要恨妈妈……”

吃过了蛋糕，别别扭扭的总是喜欢吵架的小瑶和小黎在一个小床上睡，小瑶拧动着身子不要和他睡在一起，要去找妈妈，三岁的小黎却是听妈妈的话，用力地抱着她：“姐姐不要乱动，妈妈说让咱们两个一起睡，以后都要在一起！”

“谁要跟你在一起，臭小黎你总是抢我的好吃的……”

“我以后不抢了嘛……姐姐……”

“哼！”

……

画面跳转，那一日乌云密布，Y市最高的二十多层的大楼上，身着红衣的年轻女子抱着两个孩子走上了天台。

楼下围成一圈的人议论纷纷，忙着报警，红衣女人将两个小小的孩子放下，她脖子上闪闪发亮的水晶项链在没有阳光的天色下仍然好看得分吸引人的眼球。

女人将小黎紧紧抱在怀里，许久，才放开他小小的身子，然后在裙子的口袋里拿出一张写满了字的纸，叠好，放在小小的季莘瑶的衣服上：“小瑶乖，如果有警察或者记者阿姨问你话，你就把这封信交给他们，知道了吗？”

“哦，妈妈你要干啥呀？”小小的季莘瑶傻乎乎地笑问：“这里好高呀，小瑶害怕……”

“乖，会有人抱你们下去的……”年轻女人慈眉善目的，很清瘦很漂亮，化着时下最浓的红唇妆，几乎看不出本来的面貌，在小瑶和小黎的印象里，妈妈就是这样的妆容，喜欢红色的衣服，身上淡淡的香皂的味道，她的声音很甜……

只是眼前艳丽的女人没有长大后他们看着遗留下来的照片时的那种感觉，只给人一种恍惚的相似感，以为时光与太年幼时的回忆与未来还是有变化的。

他们深信不疑眼前温柔的女子就是他们的妈妈，因为她也有一双细致温柔的手，因为她最近常会带他们去游乐场，就算没有钱，也会带他们在游乐场下的草坪让他们和其他孩子一起快乐地玩耍，会给他们买两毛钱一只的气球……



多好的妈妈。

可是那个年轻的女人，就这样站在天台的那一边，在楼下众人议论纷纷之时，在两个孩子坐在后边傻乎乎地还在研究晚上的苹果谁来吃的时候，那一道绯红的身影，就那样纵然而下……

“噫？妈妈去哪里了？”小黎转过头，奇怪地问了一句。

小瑶也转过头，呆呆地说：“好像是掉下去了也……”

“啊？”

“从这里掉下去，妈妈会不会死呀……”小瑶忽然站起身，急忙忙地迈着小短腿走过去，还没靠近危险的边缘，就被迟来的警察冲上前抱开，几个警察冲上楼，将小瑶和小黎抱在怀里，急急地问他们经过，小黎被这阵势吓得不敢开口说话，平日里胆子大一些的小瑶举着手里的信说：“叔叔，妈妈是不是掉下去啦？妈妈说看见警察叔叔要把这个给你……”

之后小瑶和小黎被安全抱到了楼下，楼下满地的血，血溅得老远，四周有被吓到的路人的尖叫声与匆匆赶来的更多警车的声音，警察看过小瑶手里的信后，对旁边的人说：“这位小姐的遗书上说，这两个孩子是即将上任的季副的孩子，你去找人通知一下季家，让他们过来看一下尸体，把这两个孩子抱走，别吓到他们。”

可是这时，小瑶和小黎趁人不注意，两个淘气孩子已经从警察的身边跑开了，两团小身影走到那一片血泊边上，呆呆地看着那个血肉模糊分不清是人还是什么的尸体……

“姐姐，妈妈是死了吗？”小黎有些害怕地问。

小瑶那时有点傻，抬手挠了挠脑袋：“妈妈好像是死了……”

两个孩子完全不懂眼前的状况，直到最后季秋杭赶来，看见遗书后，才脸色难看地安排人将事情平息，将两个被警察再次抱离现场的孩子带走。

那时候，小瑶和小黎被带走以后，才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两个孩子拼命地哭，却怎么也没法将妈妈哭回来……

……

季莘瑶突然睁开眼，因为这一夜所梦到的过往而再也睡不着，起身时，发现顾南希没有在身边，看了一眼时间，见才是凌晨两点多，他最近常夜里趁她睡着后就又出去，也不知道究竟在忙些什么。

她知道他是有什么事情不想让她知道，也不想让她担心，也知道他不会刻意隐瞒自己什么不好的事，便也没有打算太多地过问。

因为相信，也因为他值得她相信。

只是，这一夜的梦让她睡不着了，虽不算噩梦，只是一些过往，一些她以为不记得的过往，却在这一场梦里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那封信的内容，她其实是长大后的某一年，在季秋杭与何漫妮吵架的时候才听见他们说到的，当年妈妈死的时候留下的那封遗书，提到她和修黎是季秋杭的孩子，他必须将他们带回季家让他们衣食无忧地长大，如果他做不到，那么一些她在

死之前就已经安排好的朋友就会在媒体面前将他的某些过去和丑事抖出来。

如果不是妈妈当年留下这封遗书来威胁，恐怕季秋杭是连她这个女儿也不愿认的。

这就是季莘瑶这些年始终对季秋杭没有任何感情的原因。

长夜漫漫，实在是睡不着了，她干脆换了衣服，起身走出去，夜里的疗养院里很安静，没有平时那些神志不清的病人和来来往往的家属与护士。

美国这边的空气其实也没有别人传言的那么好，但是都市的空气与环境确实比中国的个别地方干净许多，而这农庄附近的疗养院的空气，在夜里更是清新得让人舍不得离去。

她一个人走到前园，去了有泉眼的水池那边，坐在水池边上，低头看着水中倒映的月光。

忽然的，那边的人工石堆成的假山后边传来一阵奇怪的动静，莘瑶一愣，这医院的前园因为不想弄得太亮打扰病人的睡眠，所以没有放太多地灯，很是幽暗，她借着旁边很远处的很昏暗的灯光看向假山那边，眯起眼，站起身，探头朝那边望了望。

这都凌晨两点多了，应该不会有什么人会像她这样晚上睡不着而跑出来散步吧？

何况如果不是这么晚了，她都不敢跑来前园这里坐下。

那边的动静还是隐隐约约地传来，似乎有什么卡在石头缝里的声音，莘瑶皱了皱眉，壮着胆子举起手机，打开手机上手电筒的功能，用光照着那边的假山，想到这里封闭式的环境应该不会有小偷坏人潜进来，便干脆走了过去。

绕到假山后边，一看见那里的人，当时就吓了她一跳。

只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坐在轮椅上，双手抓着轮椅两边，似乎是想离开，但是轮椅的轮子却卡在假山后地面的石头缝里，她一个人弄不出来。

季莘瑶刚走过去，那披头散发的女人就比她先发出一声惊叫：“啊……！”

莘瑶先是被半夜忽然出现在这里的披头散发的女人吓住了，愣了半天，脸色惨白一片，但待她看清了坐在轮椅上的人后，顿时又上上下下地看了她几眼，因为头发的遮挡，她看不清这人的脸，但是看她这样子，和她的轮椅，季莘瑶当即惊问：“石阿姨？”

石芳坐在轮椅上，仿佛没有听见莘瑶的声音，只是一味地低着头，着急忙慌地要转动轮椅，估计是因为现在长年坐轮椅的关系，转动轮椅已经和走路一样都是她的本能，石芳又似乎是被半夜出现在这里的季莘瑶给吓住了，特别是害怕季莘瑶手里正闪着光的东西，完全都不敢看，只是嘴里呼哧呼哧重重地喘着，用力地去转动轮椅，但是因为卡住了，半天没法动弹，急得一直低头呼呼直叫。

莘瑶见她这状况，本是想伸手去帮她，但是刚伸出手，就想到医护人员的警告，不由得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肚子，再看看石芳那神志不清的样子，犹豫了一下，暂时没有靠近，只是先试探地以不会吓到她的声音轻声问：“石阿姨，这么晚了，你